

文章编号: 1005-0523(2007)03-0119-05

唐代婚恋小说中的两性关系解读

高丹卡, 高翠元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唐代婚恋传奇是唐代文士根据他们的情爱体验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唐代文士作为文本创造者和文本中心操纵着话语权利,他们在构筑两性关系模式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男权主义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来叙事,体现出男权价值和立场;另一方面浸润在唐代开放自由文化氛围中、作为时代精英的知识份子,唐代文士又超出时代观念,追求一种情色相兼、两情和谐的理想两性关系模式,体现出唐代文士对灵性和至情的强烈追求。

关键词: 唐婚恋传奇;文士;两性关系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爱情一直是文学源远流长的艺术主题。有唐一代,经济繁荣,文化开明,文人更是迎来了纵情挥毫、书写爱情的时代。文人学士情注笔端,辞达情意,用灵动、奇幻的笔触描摹了许多凄婉欲绝的婚恋故事,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逾越前代。如洪迈《容斋随笔》称:“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1]而唐人小说最大的特点莫过于“有意为之”。如鲁迅先生所指:“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而尤显著者则在有意为小说。”^[2]这些纤徐动人的婚恋小说正是唐代文士探求两性关系的产物。本文试以两性关系为切入点,探讨作为文本创造者和文本中心双重身份的唐代文士的男性视角和男权本位,并据此阐释男权视角下两性关系的真实文化内涵,以求在男女平等的视野下寻找建立和谐两性关系的途径。

1 倾斜的两性关系:欲多于爱,佳期难再

唐代文士在唐代婚恋小说中构筑了形形色色的婚恋对象:鬼、狐、仙……不一而足;也构筑了多姿多彩的婚恋模式:一见钟情式、深夜自荐式、始乱终弃式……故事结局也是多种:有的历经艰难,破镜重圆;有的琴瑟和鸣,却遭受生离死别;有的露水一场,

情缘难续……那么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婚恋的故事中,两性关系呈现出一种状态呢?综观故事内容,基本可概为以下几种模式:

贫士佳人式。文士适逢不顺时佳人适时出现了。故事中文士或是科场蹭蹬,客居他乡;或是犯事后亡命在逃……正当他们孤寂、穷愁,落魄的时候,美丽妖艳、温柔体贴的女性出现了,她们给予文士了充分的尊重和赞扬,并给文士带来丰裕的物质生活和美满的精神生活。如《任氏传》、《张云容》、《赵旭》等。

才子佳人型。佳人慧眼识珠,能够欣赏文士满腹才气。如《柳氏传》中柳氏相中羁滞贫甚的韩翃;而《虬髯客传》中聪慧过人的红拂识中了尚是布衣的李靖……。

贤士佳人型。文士拥有贤德引得女性爱慕,自行引荐,女性往往给文士带来幸福生活。《卢佩》中地祇娘子为卢佩孝心所感,主动治好卢母的病,还提出“许奉九郎巾带,常得在太夫人左右则可”。类似的还有《郭翰》《封陟》等。

这些模式可谓是唐婚恋传奇最基本的故事程式,深味这几种模式,我们发现这些两性关系中浸透着浓郁的功利色彩,呈现出一种欲大于爱的畸形状态。女性不过是性爱及男性各种欲望的奉献者,而男性则以婚恋为桥梁,最大限度地获取了情欲、仕途、

收稿日期: 2007-03-17

荣华、子嗣等欲望的满足,这些模式实际隐含了唐代文士对两性关系的一种价值判断和理想期待。首先,男性通过婚恋实现了各种欲望。在这些婚恋故事中,爱情首先就演绎成男女本能欲望的释放。这些女性不但主动示好,还无视封建礼教,异常的妖娆大胆。如《封陟》中的上元夫人三次请求春风一度,频遭拒绝没有羞愧,反而喟叹:“此时一失,又须旷居六百年,不是细事”,这类迹类荡女的行为实际迎合了长期在儒家文化功利主义压抑下的士人的正常欲求心理,帮助他们释放寂寞和焦虑的情绪。其次,男性还通过婚恋升华了个人价值。婚恋小说中的女性不但抚慰文士孤寂心灵,她们还会利用自己的超凡能力升华男性的个体价值;或救其困厄,或传其子嗣,或助其成名,让男子过得舒心如意,而有些幸运文士还能超越生命存在状态,得道成仙。《柳毅传》的柳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传书义举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幸福资源,最后还成为神仙中人,“龙寿万岁”。再次,男性还实现了控制欲望。在唐婚恋传奇中,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女性都集情人的风情、母亲的风范、妻子的贤惠为一体。她们往往深夜叩门的方式出现,以“巨有金缿”等方式助夫,当情缘难续,又以悄然离去,她们形象显然“被男权社会赋予了种种意义和价值,女性的自我之声被抹煞和压制了。”^[6]这实际反映了在双重两性道德规范下男性对女性的控制。正如温德尔所言:丈夫在我们传统的自我理解中占有理性和意志,……妻子的性欲和体态都得听命于他精神上、道德上和肉体上的统治。”^[3]于是,这些女性不但成为获利的工具还可以轻易被抛弃,后世夫人被落魄书生韦安道逐,玉卮娘子遭崔书生弃……而结束恋情亦是男子获利,男子一般会得到女性赠与的不菲礼物,解决他们的长远问题。

那么唐代婚恋小说何以大部分呈现出“恣意所欲的享用与恋爱”^[4]的特征呢?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隋唐的艺术:“是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执着。如果说北魏的壁画是对悲惨的现实和苦痛牺牲的描述来求得心灵的喘息和神的恩宠,那么,在隋唐则刚好相反,是以对欢乐和幸福的幻想来取得心灵的满足和精神的慰安。”^[5]唐代文士执着于现实生活,狂热地追求功名利禄、娇妻美妾、不老成仙,但是诸类目标有几人能遂心如愿呢?弗洛伊德称:“想象的王国实在是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在生活中不得不放弃某些本能的要求,而痛苦地从‘快乐原则’退缩到‘现实原则’,……,所以艺术家从一个不满意的现实退缩

下来,钻进了他自己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6]根据精神分析法可知,欲望得不到满足的人们渴望一种补偿和泄导途径,以某种需要的满足来降低、缓解甚至消除这种失衡、缺憾、痛苦。而艺术就是一种补偿手段,作家的创造实际就是寻找满足内在欲求的代替物。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唐代文士便构筑大量婚恋小说,于绮梦中补偿种种欲望。正因为这种强烈的功利性,扭曲了两性平等对话的可能。故在这些故事中,爱情并不是相互的平等和付出,而是一个以文士为中心的单极世界。在这种畸形的两性关系中,爱情变成了奉献与索取的关系。

莫达尔曾经指出,文学作品,“它是个人的表达,代表作者的整个人格。它的现在和过去,快乐和痛苦,都进入创作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记录了他秘密的渴望和最隐秘的情感,是他挣扎与失望的表露,是他情绪的出口,虽然他努力压抑,仍然畅流不止。”^[7]那么在唐婚恋小说中又透露出唐代士子什么样的理想婚恋追求呢?

2 理想的两性关系:情欲相兼,“情”字高扬

恩格斯曾给“现代性爱”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前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在这方面,妇女处在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的时候,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的强烈和持久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8]。很明显,恩格斯这里所说的“现代性爱”实际就是爱情。据此审视唐代的婚恋,我们发现它距离现代意义上的性爱还很远。不过,唐代士子笔下构筑的桩桩风流韵事已经具有现代性爱的萌芽,那就是男女双方性爱达到了非常强烈的地步,以互爱为前提,且努力和爱情趋于同一步调。唐代婚恋小说还在浓郁性爱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志趣相投,而且以内涵严肃的审美尺度肯定情感的价值,高扬情感的旗帜,性爱 and 情爱得到统一。

关于唐代士人爱情发生的基础,基本上论者都同意是男为“色”倒,女为“才”慕,是一种初步的才子佳人模式。就如《霍小玉传》中李益之言:“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这种名色配名士的婚恋现象折射出唐士子的爱情其实是建立在“色”的基础上,他们的爱情包含了更多的“性爱”欲求,但是人又不仅仅是动物,而是社会的人,故“爱情

是人的性关系加上人类的灵性,那么除了动物本能需求以外,自然有其精神的一面”。^{[9](P4)}许多唐代文士对爱情追求不再仅仅沉醉于本能冲动中,而是努力升华低层次的感性欲望,从而追求爱与性,灵与肉的和谐统一。与此相应,女性的才华、德性、智慧等等也纳入了他们的情爱审美范畴中。难的可贵的是唐代文士对女性才情、品性欣赏出于一种真诚的倾慕,而无调弄之意,“唐代女性以自己的才情赢得了正直文士骚客的尊重和敬慕,这在中国女性生活史和妇女观念史上都是值得注目的现象。”^{[10](P93)}这种现象实际是文士出于诗心琴韵的心理习性,要求自己的情爱伴侣也能凭借伎艺参加情爱活动,达到两情相悦的情爱境界。一些婚恋小说中还出现了夫妻志趣相投、心灵契合的理想生活画面。如《云溪友议·艳阳词》“二夫人俱有才思,时彦以为佳偶,元公与柔之琴瑟相和,亦房闱之美也。”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传奇作家还在性爱和谐、情趣相投的基础上高扬起情的主题,提倡“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至情境界。对有情人来说,情是维持爱情的唯一条件,拥有爱情便是拥有了一切。它从寄附于爱情本身的外部条件——外貌、才华、人格,进一步深入到了爱情内核——情,是一个质的飞跃。如《华州参军》中的崔姑娘同柳生一见钟情,但遭阻拦未能结成良缘,崔姑娘含恨而终。但死亡并不是感情的终结,而是她果敢追求爱情的新起点,她复生与柳生相聚,被发现后再度死去。她由人而鬼,由鬼而人,再人而鬼,九死不悔都是一个“情”字作祟,可谓“生生死死为情多”。在至情之恋中,男性也一改过去懦弱和被动,同样执着追求真情,宁可在感情的升华中毁灭,也不甘于灵魂的平淡。如《唐喧》中唐喧与妻子生前情深意切,妻子死后他“悲恸倍常”、“悲吟想念”,情之所致,他不惧幽冥,执意要见亡妻容颜,即使妻子告诉他“显隐相隔,相见殊难”,他仍苦苦坚持:“勿以幽冥,隔碍宿昔之爱”。在他眼里,生死只是葬送了血肉之躯,却难以割断相濡以沫的爱情。这种至情之恋在唐婚恋小说中弹出异样的别调,拨动了人类灵魂的心弦。它实际寄寓着唐文士对理想爱情、幸福婚姻的憧憬和渴望。这也是唐人爱情意识张扬的结果。

唐代虽然是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但毕竟还是男权社会,男性既是社会的主导也是婚恋的主导,男

女地位的差异决定了不可能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平等爱情。就男性而言,如朱光潜先生所说:“西方社会表面虽以国家为基础,骨子里却侧重个人主义……中国社会表面以虽以家庭为基础,骨子里却侧重兼善主义。文人往往费大半生的光阴于宦仕羁旅”^[11]这种兼善主义使得中国文人把功名事业看成最重要的东西,爱情只是他们功名途中的消遣和点缀。为了功名仕途他们把婚恋当成“终南捷径”理所当然,为了功名他们割舍爱情也在情理之中。而作为爱情的另一方——女性,中国古代女子地位低微,学识浅陋,甚至奉行“无才便是德”,故男女之间“实际上志同道合的乐趣颇不易得”^[11]。所以唐代文士渴望真诚的感情和由感情导致的美满婚姻,力图构筑一种和谐的两性关系,但是这种婚恋在唐代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把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也别的动机了。”^{[12](P78)}唐代文士孜孜追求的情欲相兼、情字高扬的婚恋也只能是理想的婚恋形式。

参考文献:

- [1] 洪迈. 容斋随笔[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
- [2]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3] E·M·温德尔著,刁承俊译. 女性主义神学景观[M]. 北京:三联出版社,1995.
- [4] 郑振铎.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 [5] 李泽厚. 李泽厚十年集第三卷[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 [6]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论美文选[M]. 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
- [7] 莫达尔著,郑秋水译. 爱与文学[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 [8]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9] 何满子. 中国爱情小说中的两性关系[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 [10] 杜芳琴. 女性观念的衍变[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 [11] 朱光潜. 朱光潜全集第三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 [12]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Woman in the Romance Work in Tang Dynasty

GAO Dan-ka, GAO Cui-yuan

(Science research department,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Romance work in Tang Dynasty has its base in the love experience of its writer. As the creator and also the center of texts, those scholars narrate stories in the light of man's aesthetic value, which shows the framework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woman. On the other hand, as the elite of their society, those scholars, in the cultural atmosphere of openness and freedom, surpass the value of their time and pursue an ideal relationship with both love and harmony. Therefore, Romance work in Tang Dynasty reveals the pursuit of love and soul by its scholars.

Key words: Romance work in Tang Dynasty; man of letters; relationship

(上接第 114 页)

Polysystem Perspective: The Diachronic Alternation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Literature

TAN Su-q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Polysystem believes that domestication is usually adopted when translated literature is at the core of literature system and foreignization is employed when at the periphery in a specific societal—historical contex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 between translated literature and the modern o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ransition and the diachronic alternation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by taking the translated literature before and after the mentioned transition on the basis of polysystem theory.

Key words: polysystem theory; translated literature; modern or contemporary transition;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